



江邊有條天上古街

□譚大松

佇立甘寧河畔昂首仰望，萬州區柱山鄉場恰似一座“天空之城”，屹立在懸崖上端。

漢唐以來，柱山就已經是萬梁驛道直達重慶、成都的必經之地，歷史成色厚重而又鮮亮。

柱山鄉場上，至今還保留著一條“U”形古街，梯台式分布，兩頭翹，中間凹，被當地百姓叫作“扁担街”。“天空之城”中的古街，自然也就是“天上古街”了。

延伸到柱山境內的萬梁驛道，便從這條古街穿過。

古街上，仍依稀可見萬梁古道歷史久遠的履痕。數十個台階兩百多級梯步的青石板，被歷代無法計算的腳步踩磨得非常光滑了；兩邊斑駁的古建築，像古稀老人掛在眉宇間皺褶中的斑點；倚坐門前的古稀老人，吧嗒著長長的旱煙袋，煙霧里飛旋著青石板百年來的悠悠韻味，彷彿在品味南來北往穿越萬梁驛道途經古街響徹在青石板上的馬蹄聲，回響在古街上策馬奔騰的吶喊聲。

一頭連著崛起的新街，一頭牽著清末民國初建成的柱山寨和連通柱山寨攀升向上寬闊而又全新的石梯步道。

見多了充滿現代氣息的街巷，當登上長江岸邊的這“天空之城”，踏上古色濃重的“天上古街”，卻是一番滿懷新奇的意象。

放飞驰骋的思维想象，在没有电

源的古代，这“天上古街”不仅白天是那样的醒目，而到了万籁俱寂的夜晚，同样是那样的耀眼，那是薄纱包裹着的萤火虫放射荧光的夜晚，那是铁匠叮叮当当铸铁放出烟火的夜晚，那是树枝、干草等捆成的火把燃放灯火的夜晚，那是油灯灯芯燃烧散发淡淡光辉的夜晚，那是蜡炬成灰化作缕缕亮光的夜晚……

“天上古街”夜晚变迁的灯火，最终在现代闪烁的华灯中变得如此灿烂辉煌，让人不禁唏嘘，这到底是天上的星光，还是地上的星火。

沿北向南步出“天上古街”尽头，前方巍峨耸峙、直插云霄、一柱擎天的柱头山顶上，有一座烽火箭楼，叫柱山寨，又名擎天寨。

民国《万县志》记载：“擎天寨，在柱头山顶，四面绝壁，能容百户。”清末民初，乱世峥嵘，盗寇四起。许多山头冒出大大小小的寨子和箭楼，而柱山寨箭楼就是众多寨堡之一。

秋雨淅沥沥地下着，沿着新修建的千余米登山步道拾级而上，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登上柱头山顶，举目四望，雨雾中的视野也是那样的开阔，那样的鲜活。

登山步道修建以前，唯有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通向柱头山顶，爬行一趟山顶，不知要费多大的劲儿。可是，烽火连天、盗匪猖獗的那些时代，再陡峭的山头，再难行的鸟道，普通众生也要逃生躲避突如其来的袭击。

每当遭遇袭击时，就会有百余户人家聚集柱山寨躲避灾难。他们携老扶幼，负重攀爬在难于上青天的鸟道上，其艰辛程度不言而喻，其生命安危犹如系在悬崖上难以预测。

面对山寨坚固的碉楼，面对居高临下的防御，面对

人多势众的抗击拳头，再凶狠的盗匪，也只有望山兴叹，狼狈逃窜，不知又有多少善良的生灵虎口脱险。

三楼一底条石垒成的厚墙，这座属于清代古遗址的长方形山寨箭楼，给“天上古街”又抹上一道勇猛的色彩，勇猛的众生绝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对邪恶奋勇抵抗。

站在风吹雨打百余年的箭楼上，沧海桑田，美丽如画，沃野山川，芳香迷人，柱头山下的万州国家经开区新城绿林尽染，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商铺林立，大道飞驰，让人难抑兴奋的情绪。新时代的芸芸众生，已经彻底摆脱战火纷飞、盗匪横行的忧患，生活在盛世太平、祥和安宁的天地里，多么地优越哉游哉，多么地福音绕膝。追古抚今，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当下，快快活活地撑篙渡船一百年的人生光景。

因万梁驛道穿境而興，“天空之城”不僅筑就了“天上古街”，還造就了一方百年宗祠。靜立在戈廠村1組核桃坪上的文氏宗祠，融合了晚清時期徽湘與巴蜀建築風格，是柱山最具代表的百年宗祠。

据考证，万州文氏乃“派演雁门江西衡山之后”，清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移居西蜀梁邑（今重庆梁平区），后迁入万县三七甲核桃坪安居。

文氏十分看重家庭道德教化，“德锤后裔”“德隆左啟”“垂戒后坤”牌匾，以及戒忤逆、戒赌博、戒奢华、戒殴斗、戒争讼、戒淫行、戒刻薄等八条家训，告示人们良好的家风品德才是留给子孙的财富或功名。

“天上古街”与文氏宗祠咫尺相隔，“天上古街”的文明星火因文氏宗祠良好的家教家风而绚丽烂漫。

“最喜与天不盈尺，可与近处问斜阳。”在柱山乡场出口处的群山环抱中，寓意“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的时来园石碑上的雕刻，让“天上古街”平添了一缕乡村现代文明之光。

“天上古街”岂止是一处古物古景，更是一处文明亮光闪烁的高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大足石刻

我是佛心的一点愿念

□郭凤英

第一次认识大足石刻，是在初中时期，那时学校组织春游，到了宝顶山。当年的我还未成年，不懂什么是石刻，也不懂为什么要在悬崖峭壁上雕刻那么多菩萨神像。不过，年少的我依然震撼于那一尊尊栩栩如生而又精彩绝伦的神像，从神像下走过，感受到一种庄严而又神圣的力量。

第一次懂得大足石刻，是新世纪初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讲述僧人赵智凤呕心沥血主持修造大足石刻的故事。至今留有深刻记忆的是作品中写到元军攻打而来，赵智凤未能完成最后一幅石刻作品的深深悲情描述。一瞬间，那些经历了一千多年沉睡在岩石上的神像，在我心里具有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我似乎感受到了赵智凤未竟事业被战争阻挠和破坏的深深遗憾，也懂得了那一尊尊神像雕刻过程中的故事，以及它们所代表、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

第一次读懂大足石刻，是前不久受大足作协主席赵历法先生邀请参加的采风活动。迎着炎炎烈日参观南山、北山，在一尊尊不同程度毁损的石刻神像身上，我犹如被高僧抚顶一般，不知不觉间有了一种“佛在看我，我在看佛”的感觉。北山的石刻虽然已经修建起房屋加以保护，但依然能看见一千多年来被雨水浸湿的痕迹，那些无头的，或身子破败的，或手脚不知去向的神像，它们静默无声，却于岁月流逝中诉说着那些年僧人、地方官

吏、商贾士绅、白衣布丁的信仰和期盼。

我不太了解唐朝时大足地方官员韦君靖缘何在北山造像，但想，作为父母官的他费心费力造像，应是有帮助民众通达天护佑一方土地的愿望。尽管北山的千手观音、水月观音、释迦牟尼佛神像远不及宝顶山石刻的雄伟气势，但孔雀明王像的宏伟与奇特、转轮经藏窟的神秘与庄严等，足以让我沉醉其间，从残破的表象里窥探众生倾尽财力造像的初衷。我们的参观之路，仅仅是爬一百多级石级，遥想当年造像的时代，路是那样陡峭，山崖上作业的危险，实在难以想象。那些工匠，那些供养者，当是用一种什么样虔诚的心态，去守护他们心里的佛、眼里的神？

当然，历史终究不会遗忘。1940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还在继续，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即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来到大足考察，发掘了北山石刻群落，他们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给洞窟编号的？这些失落的瑰宝，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然不复当初，纵然梁思成赞叹那一龛涅槃图“面容伟巨，殆为国内首选”，也掩藏不了他内心深处为大足石刻被毁损的深深惋惜。在对北山十三观音变相的描述中，梁思成感到无法用精准词汇描写造像的艺术之美，于是以“可谓已入魔道矣”发出慨叹，表达出他的赞美与震撼。

“石刻千年匠智崇，入时欲慕探神工。窟窿宝顶浓才韵，媚逸观音映数嵩……村景俗风源本脉，五山造像拂崖功……”李恩这首《大足石刻》，概括了大足石刻的时间线、空间线和环境线，笔者一支拙笔，实在无法描绘南山石刻、石门山石刻、石篆山石刻、宝顶山石刻、北山石刻这五山成一体系石刻世界的宏伟壮观，但那一尊尊大小不等、风格各异的神像，在我眼里，都是“佛”。

大足这五座山的石刻，数量达五万多尊，造像年代集中于晚唐到南宋，如此规模宏大的摩崖造像艺术，有多少人因此摔落悬崖而“舍身”已不得而知，我坚信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了那份对佛的虔诚之情，因而无怨无悔。

在工业革命早已取代手工艺的时代，梁思成等专家为石刻艺术遗憾和震撼之后，又迎来了今天这信息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将城市喧嚣生活抛于身后，静静地伫立在那些神像前，我似乎，神游至每一尊神像的“过去”，感应着他们从诞生的唐代穿越到今天的历程，栉风沐雨，千年寂寥，渴望被发现、被保护、被关爱，帮助他们搭上时代的快车，一起驶向子子孙孙的未来。

或许，我只是“佛心”的一点愿念，忘不掉历史风云，抹不去漫漫烽烟，早已忍过了被风雨侵蚀的千年，只愿走进众生中间，化成与众生同行的人形，将“长生”变成生命的完整。（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主席）